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classical painting. It depicts a young woman with long, wavy brown hair, wearing a dark, patterned dress. She is holding a dead child in her arms. The child is wearing a light-colored, patterned garment. The woman's expression is one of grief and despair. The painting is rendered in a realistic style with strong chiaroscuro, highlighting the figures against a dark, shadowy background.

在码头上

· 外国电影剧本专辑 ·

目 录

电影剧本

在 码 头 上

〔美国〕伯德·舒尔伯格·1·

谢榕津 译

美国五十年代名片。根据实地调查，并以不同于一般好莱坞影片的风格，真实感人地反映了码头工人的生活、觉醒和斗争，从中可以窥见美国社会面貌的一角。曾获1954年度八项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编剧、导演、男演员、女配角、摄影、美工、剪辑）。

公 民 凯 恩

〔美国〕赫尔曼·曼凯维奇·94·

奥逊·威尔斯

胡思旅 译

“玫瑰花蕾！”——这是报业大王凯恩临终时说的几个字。剧本以探寻它的含意为线索，描绘了这个亿万富翁的一生，多方面展现了他自私、专横、粗暴、孤独的复杂性格。影片内容深，手法新，在国际影坛上产生过重大影响，被公认为电影艺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自电影问世以来的十二大杰作之一。

钢铁时代人

〔苏联〕E·格布里罗维奇·220·

H·莱兹曼

胡 榕 译

影片以工业化大工程的负责人为主人公，反映了他在事业上的抱负、奋

斗和遭遇，同时插叙了他的家庭生活和有个性的一年轻一代，以及人们对年轻一代的不同态度。这是苏联六十年代影响较大的一部影片。

列岛动脉

〔日本〕清水一行 原作·325·

白坂依志夫 编剧

傅昌文 译

高速列车带来公害，沿线群众与铁路企业展开斗争，故事情节曲折，提出的问题也有现实意义。

电影原作

三十九级台阶

〔英国〕J·巴迁 原著·398·

R·约翰 缩写

唐荫荪 王纪卿 译

英国青年汉奈在德国间谍阴谋的知情人被害以后，出于爱国热忱，毅然继续牺牲者的未竟事业，机智勇敢地摆脱敌人的追逐，取得了最后胜利。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颇受观众的欢迎。

十章：死去的人——旅店老板——同哈里爵士的历险——戴眼镜的修路工人——老秃头绅士——渔夫——“黑石”——三十九级台阶——海滨住宅

短篇小说

埃梅短篇小说三篇

〔法国〕马塞尔·埃梅

生存卡

王允道 译·175·

等候

王允道 译·191·

谚语的风波

胡书经 译·205·

莫泊桑短篇小说二篇

隐居者

柔丽·罗曼

〔法国〕 莫泊桑

良葆 译·310·

翟继栋 译·300·

苹果熟了的时候

〔德国〕 施笃姆·319·

杨武能 译

抒情诗

苏联当代哲理抒情诗八首

顾蕴璞 译

无 题

维诺库罗夫·85·

无 题

维诺库罗夫·86·

伤 痛

维诺库罗夫·86·

语 言

维诺库罗夫·87·

少年时代

维诺库罗夫·89·

无 题

加尔金·93·

无 题

马尔蒂诺夫·92·

痕 迹

马尔蒂诺夫·91·

普希金早期的一组哀歌

王庚年译 ·449·

是啊，我幸福过(449)

窗(450)

哀愁(450)

哀歌(451)

月亮(452)

愿望(453)

凉亭题

咏(453)

为诗稿题咏(454)

致巴库妮娜(454)

日本和歌俳句选

彭恩华 译·389·

作家书简

给初学写作者的两封信

〔英国〕高尔斯华绥·455·

郭家申 译

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尔斯华绥，强调艺术无捷径可寻，写作应有真切的生活感受，并进行艰苦的劳动，特别是心灵的劳动。他还向初学写作者推荐了值得借鉴的一批作家的作品。

图 版

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局部) 〔法〕德拉克洛瓦·封面·

阿拉伯骑兵 〔法〕德拉克洛瓦·封二·

摩尔骑兵的格斗 〔法〕德拉克洛瓦·封三·

画页介绍：浪漫主义绘画大师德拉克洛瓦 周 楷·459·

题图、插图：张达平 雷德祖 刘绍昆 蒋振立

贺小刚 梁 强 闻 兮

补 白 西方名言集锦——知识篇

喻翔生 译

在码头上 (外国电影剧本专辑) “漓江译丛” 1983年第1辑 总第5辑

850×1168 1/32 印张14.5 字数41.1万 1983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编辑、出版者 漓江出版社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印刷者 广西民族印刷厂 发 行 者 广西新华书店



在码头上 ZAI MA TOU SANG

〔美国〕伯德·舒尔伯格

谢榕津 译

《在码头上》是美国五十年代的名片。一九五四年上映后，曾获得该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八项金像奖（最佳影片、导演、编剧、男演员、女配角、摄影、美工、剪辑）以及其他许多电影专业团体的嘉奖。

这部影片从内容到风格都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好莱坞影片，它是根据美国东部码头工人的生活，在东部创作和拍摄的，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码头工人的斗争。这类影片在美国电影史上并不多见。

当美国小说家伯德·舒尔伯格在名导演伊利亚·卡赞的启发和推动下，花了一年时间在美国东部各码头进行调查研究，编写出这部剧本时，好莱坞各大公司拒绝拍摄，说美国人不会要看这种影片。后来经过卡赞多方游说，哥伦比亚公司好容易才同意出资拍摄。影片拍成上映后却轰动一时，导演伊利亚·卡赞也认为这部影片和《推销员之死》、《欲望号街车》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三大杰作。

主演本片的著名演员马龙·白兰度，以他粗犷自然的演技深深地感染着观众，并给予此后西方电影演员的表演技巧以巨大的影响。

剧本译文是根据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本译出的。

码头 夜晚

离岸约二十五码的水面上，漂浮着一个码头，上面耸立着一间小屋。一条狭长的跳板把码头和岸连接起来。码头两边停泊着一艘艘远洋巨轮，工人们正在弧光灯下卸货。远处是纽约的夜景，可以看到闪烁灿烂的各色灯光和参差起伏的高楼大厦的轮廓。一艘灯火辉煌的巨轮正沿着河道向下游航行。一艘渡轮向曼哈顿驶去，发出嚓嘎嚓嘎的轮机声。各种船只汽笛嘶鸣，有的尖锐刺耳，有的低声盘旋，此起彼伏，交相呼应。

码头小屋外 夜晚

小屋是本区码头工人工会的办公室。沿着跳板走来了年近三十的特利·马洛伊，他是个修长结实、逍遥自在的码头零工，身穿一件高领套头毛衣，外加一件防风上衣，头戴一顶鸭舌帽。他边走边吹着一支熟悉的爱尔兰曲调。

岸边 夜晚

特利来到了岸边，绕过工会办公室。

他走过烧毁了码头。

他到了岸边住宅区的街上。昏暗的街灯发出怪异怕人的黄光。他的外衣里面藏着一件东西，但看不出是什么。

岸边住宅区街上 夜晚

特利走到一幢破旧的房屋面前，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会儿，抬头仰望着房屋的顶端，把手指放进嘴里吹了一声口哨。尖锐凄厉的口哨声回荡在寂静的街上。然后他用两只手在嘴旁做成喇叭状，大声呼喊。

特利：嗨，乔伊！乔伊·多伊尔！

房屋的窗外 夜晚

在三楼房间的窗户里伸出一个头来，他是乔伊·多伊尔，一个年轻、敏捷、眉目清秀的爱尔兰小伙子。

乔伊：特利吗？（有一点怀疑地）你干什么？

岸边住宅区街上 夜晚

特利：你看——

他把手伸进防风外衣里，那动作好象从身上背着枪套里拔枪似的，但是他掏出来的却是一只活生生的比赛用的鸽子。鸽子拍着翅膀，挣扎着想飞走，但是特利在行地制服了它，举起来给乔伊看。

特利（有点惴惴不安地）：这是你的鸽子，我是从它身上系着的带子认出来的。

乔伊窗口 窗前一道防火梯 夜晚

乔伊：是吗？那一定是丹尼波伊，我在上次比赛时把它丢了。

特利：这鸽子跟着我的鸽子回窝了。喂，你还要吗？

乔伊（谨慎地）：呃，我——这些日子得小心一点。你懂我的意思吗？

特利：我给你送上阁楼吧。

乔伊（安心了一点）：我在屋顶上等你吧。

乔伊关上窗户，转身走开。

住宅区街上 夜晚

特利似乎在做一件他不太愿意干的事，他对房子的门廊看了一眼，点了点头。门廊里站着两个人，他们站在这里以免乔伊从窗口看见。特利点头后，他们进入了这幢房子的走廊。特利往前走了几步，躲开乔伊窗口的视线，然后把鸽子举到空中，令人不解地将它放了。当鸽子飞得无影无踪时，他转身沿着刚来的方向，走了回去，侧着身子似乎想看一看他刚才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

一个烂醉如泥的独臂码头工人，马特·墨菲，跌跌撞撞地朝特利走来，用沙哑的嗓子唱着。

马特好象唱挽歌似地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的必——的必——叮，的必——叮，

的必——的必——当，的必——当，……

他撞在特利身上：给我这残废码头工人一个小钱吧！

特利：去，走开吧！

马特：给一毛钱吧，特利，让我喝杯咖啡？

特利：谁信你那咖啡，酒鬼。滚！

马特：感谢你什么也不给，流氓。

马特带着某种受了伤害的尊严往前走，嘴里又哼着他那支歌，“的必——的必——当，的必——当……”。特利又回头焦急地看了那幢房子一眼。

房屋顶上 夜晚

遥远的彼岸绵延起伏着纽约市的轮廓。这边河岸上，一艘轮船正在卸货。屋顶近处鸽笼里尽是鸽子。乔伊来到屋顶上，四处张望。通往屋顶的楼梯口的木门嘎地一声打开了，乔伊转过身去。

乔伊：特利吗？

没有人回答，乔伊感到惊讶。

乔伊：是你吗，特利？

两个男人上了屋顶，他们的脸隐在暗中看不清楚。

乔伊（大吃一惊，倒退了好几步）：特利在哪里？

两人（巴尼和斯拜克斯）一言不发地向前逼近。

乔伊：他说他要——到这里来见我的。

乔伊在屋顶上 夜晚

这时，他意识到来人的意图，四处寻找逃遁的道路。

巴尼和斯拜克斯在屋顶上 夜晚

向前进逼。

乔伊在屋顶上 夜晚

他疯狂地冲向通往屋顶的防火梯。当他到达防火梯时，另一个打手斯利姆出现了，断了他上防火梯的去路。

屋顶 夜晚

乔伊转过身去，沿着屋顶边缘奔跑，他背后是那灯火辉煌的纽约在夜幕中的轮廓。突然，他似乎是从屋顶上跳了下去，蓦地不见了。

另一个较低一层的屋顶 夜晚

这一个屋顶比两边房屋的屋顶都低一层，形成了一个槽形，乔伊到此就再也没有退路了。当乔伊拼命地四周张望时，巴尼在一边的屋顶上出现，另一个打手索尼出现在另一边的屋顶上。乔伊被夹在中间。两人步步逼近，乔伊退到了屋顶边缘。

乔伊（反抗地）：你们要逼我跳下去——造成事故的假象吗？

打手们默默地围拢。

乔伊（比划着）：来啊，我要把你们中的一个人一块带下去。

打手进一步逼近，面部毫无表情。他们知道乔伊已经被制住了。

弗兰德利酒吧间外 夜晚

这是一家安着弹簧门的老式酒吧间，座落在街角上。特利的哥哥查理站

在街角，身旁站着名叫“卡车”的打手。查理外号“绅士”，相当漂亮，有点过分圆滑。他已接近四十岁，穿着入时，一件驼毛大衣，一顶前沿压得低低的帽子。他敏捷聪明，和蔼可亲，与其说是个流氓集团成员，不如说象个政客。特利走向他。

查理（温和地）：怎么样？

特利（紧张地）：他在屋顶上。

查理：用鸽子？

特利（厌恶地）：就象你说的那样，他信了。

卡车（拍着太阳穴对特利）：你哥哥总是用脑子的。……

特利（紧张地）：是啊。

传来一声短促尖利的船笛声，几乎象人的呼叫，它的调子变了一些，真的是人的叫声。

乔伊身躯的特写

从屋顶上落下去，伴随着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的尖叫声。

窗口 柯林斯太太的特写

她尖声喊叫。

弗兰德利酒吧间外面的特利 夜晚

他担心地站在那里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卡车：恐怕是有人从屋顶上掉了下来。

特利呆呆地看着他。码头工人们从酒吧里跑出来，冲向传来喊叫声的方向。特利挣扎着不让自己被人群带着走。他努力向查理所在的地方挤去。查理和卡车站便道上，平静地看着酒吧间的顾客们激动地奔过身旁。远处传来一片乱哄哄的喊叫喧哗声。

卡车：他还以为自己要向犯罪调查委员会告密呢。这下告不了啦。

卡车意味深长地向查理挤了挤眼。特利知道他的意思，恐怖万分。

特利（责备地）：你说他们只是要和他谈话。

查理：原本是这么打算来着。

特利：我以为他们要和他谈话，让他别开口。

查理：也许他不同意。

· 电影剧本 ·

特利：我以为他们最多给他吃点苦头。

查理：很可能他不同意。

卡车（几乎是一本正经地）：他给我们的头儿招来了不少麻烦。

特利：乔伊不是个坏小子。

查理：他不坏。

卡车：只是嘴不好。

查理：爱说话。

特利（自言自语地）：他不是个坏小子……

卡车（咯咯笑）：他可能会告密，可是他不会飞。

特利吃惊地看着卡车。

查理（同情地朝酒吧间点了点头）：来吧，孩子，我给你买杯酒喝。

特利（不知所措地）：等一等吧。

查理稍微有点担心地看了看他，就和卡车进了酒吧。特利望着码头工人们在他身旁匆匆过去。

住宅屋顶下的平台 夜晚

一群人围在乔伊的四周，有凯约·诺兰，一个结结实实的小个子男人，汤米·柯林斯，乔伊的朋友，年轻的码头工人；路克，高大的黑人；莫斯，身材笨重但脾气温和的码头工人，等等。还有一个大腹便便、身材粗矮的男人，博普·多伊尔。

博普（对一个跑上来的人）：我一直对他说什么也别提，别吭气，你会活得长久一些。

警官（对另一个警察）：叫救护车赶紧来。

屋顶上的围观者 夜晚

一个面部毫无表情的码头工人，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饱经沧桑的女人柯林斯太太和马特。

码头工人：他已经不需要救护车了。

巴里神父，一位颇长而结实的西区神父，越过一个木栅栏来到众人处。

巴里神父（粗鲁地）：靠边，让我过去！

柯林斯太太在屋顶上 夜晚

柯林斯太太（对巴里神父）：五年前他们也是这样对付我家安迪的。

住宅平台上 夜晚

巴里神父在乔伊尸体旁祈祷。

警官（转问博普）：你是博普·多伊尔吧？是这孩子的爸爸？

博普（生气地）：是啊。

警官：他是后背朝下从屋顶上掉下来的——好象是被人推下来的。有什么要说的吗？

博普（大模大样地）：没有。

柯林斯太太（走向前来）：他是独一无二的敢向犯罪调查人员谈情况的码头工人，这谁都知道。

博普（生气地转过身来把她推开）：谁问你来着。闭上嘴吧。要是乔伊听我的话，他就不会——（开始失去控制）

柯林斯太太（抗议地）：谁都知道……

博普：你给我闭嘴！

警官：你听我说，我是个正直的警察。你给我提点线索，我会……

博普默默地站在那里，悲痛得说不出话来。

凯约·诺兰：你别打扰他吧。对不对，莫斯？

莫斯（点点头）：我这一辈子在码头上——就学会一件事——什么也别问——什么问题也别回答。不然你……

（看了看尸体，不吭气了）

路克（带着敬意）：这孩子可勇敢了。胆子大得比一团人的胆还大。

博普（辛酸而又气愤地）：胆子——我可听够了，他羽毛还没长满就想当英雄了，想要单枪匹马地消灭码头上的流氓集团……

巴里神父（安慰他）：别着急，博普。我知道这对你打击很大，可是时间和信仰会医治你的创伤……

爱蒂在住宅平台上 夜晚

爱蒂是乔伊的妹妹，一个鲜艳、敏感的爱尔兰姑娘。她一直跪在尸体旁边，这时抬头，用辛酸悲痛的神情对神父说。

爱蒂：时间和信仰……我的哥哥已经死了，你还站在这里没完没了地说什么时间和信仰。

巴里神父（吃惊地）：怎么，爱蒂，我——

爱蒂（激动地继续说）：谁能这样对待乔伊呢。他是这一带最好的小伙

· 电 影 剧 本 ·

子——人人都夸他，不光我一个人说。谁会想要伤害他呢？告诉我——是谁？——谁？

巴里神父（尴尬地）：我也希望能知道是谁，爱蒂，可是——（他转过身来，似乎是向其他人求援）

爱蒂：别转过身去！看看他吧！你也有份——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也有一份，神父。

巴里神父（表白地，诚恳地）：爱蒂，我会尽一切力量。你需要我的时候，到教堂来找我。

爱蒂（尖锐地）：“你需要我的时候，到教堂来找我。”有哪一个圣人是躲在教堂里的？

巴里神父深受震动，忧虑不安地站在那里。

柯林斯太太（走向神父）：原谅她吧，神父。他们俩亲密得就象双胞胎一样。

巴里神父点点头，沉思着。

柯林斯太太（接着说）：谁干的这事真该千刀万剐，永世不得超生……

在弗兰德利酒吧间里 夜晚

气氛和前一场戏成为强烈对比。这是一家粗俗的码头酒吧间，挤满了醉熏熏的码头工人。他们都在看着酒吧上面放着的一架电视机，对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拳击赛报以粗野哄笑和恣意嘲笑。只有一个人没在看，那就是特利。他独坐桌旁，凝视着那喝剩了一半的啤酒。马特正在远处游荡。

画外音：嗨，特利，利雷把索拉利打得一败涂地了——

特利抬头，看到——

巴尼和斯拜克斯在酒吧间里 夜晚

两人毫不在意地喝着酒看拳击赛。

斯拜克斯：过来喝一杯呀。

特利仍然忧心忡忡，心绪不宁。他摇摇头，穿过酒吧间向后面的房间走去。他不理睬别人对他打招呼，仍然走他的路。

在酒吧间后面的房间里 夜晚

一扇隔板把这间房和酒吧间隔开，但是酒吧的一个小角却被隔板隔在这

间后房里。后房墙上贴着旧拳击广告，一些拳击手的照片，还有球类运动员和马匹的照片。约翰尼·弗兰德利坐在桌旁，一边坐着查理，另一边坐着保鏢索尼，一个彪形大汉。约翰尼·弗兰德利不是一般的冷酷无情，而是阴险毒辣，蛮横无理。他对着一架小一些的电视机，正在看拳击赛。

约翰尼·弗兰德利：关上吧，这些小丑根本不会打拳。现在没有厉害的拳击手了。

侍者乔科把头从酒吧后面的拱形小窗口伸了进来。

乔科：喂，头儿，派基还要赊一杯，怎么样？

约翰尼（慷慨地摆了摆手）：给他吧！

约翰尼喝完一瓶啤酒，大麦克，脖子又粗又短的派工头，拿着一大卷钞票来到桌旁。

大麦克：这是从指派临时工里抽的头，八百九十一个人，每人三块，一共——

（他戴上眼镜，这和他那满脸横肉极不相称）——一共两千六百七十三块。

约翰尼（对查理）：喂，你数数。我一数就发困。

特利在这过程中走了进来，坐在酒吧边上，沉思着。约翰尼见到他很高兴。

约翰尼：嗨，拳击手，他们干得怎么样？

特利（驯服地）：可以，约翰尼。

约翰尼（模仿着拳击手挡着对方的袭击）：别打我，我说，别打我！

大麦克：明天在四十六号有一船香蕉。如果我们停工的话，运货人会给我们点钱，因为香蕉很容易坏。

约翰尼：我们要他们给一万块。（四周环视）摩根在哪？我那位大银行家在哪儿啊？

约翰尼一面说着话，一面拉住特利，信手抚摸着他。J·P·摩根，一个长着一对大耳朵和一个大鼻子的小矮个儿，从门口探进头来，好象他就在外面等着似的。

摩根：在这哪，头儿。

约翰尼（嘲笑地——摩根似乎是一种宫廷小丑）：喂，J·P·，买卖怎么样啊？

J·P·：凯利又捣蛋了，头儿。他不肯借款，大麦克也让他干活了。

· 电 影 剧 本 ·

大麦克（对J·P·大喊）：他是我老婆的侄子。

摩根：可是他不肯借款。

大麦克：我不能不给他干活，不然我老婆就要宰了我……

J·P·（摇摇头）：所以我不娶老婆。（转向约翰尼）这是今天的利息，头儿。五百三十二块。

约翰尼（接过钱来交给索尼）：数一数。

索尼和查理都在数钱。这个集团的另一个跑腿，面色苍白、胆怯不安的斯金斯进来。

约翰尼：喂，斯金斯——（等斯金斯走近后，约翰尼放低了嗓门）——那钢皮安全脱手了吧？

斯金斯：放心，那新会计假造了一张单据。在这里，头儿。

（拿出单据来）

约翰尼：把单据收着，把钱给我。

斯金斯（拿出一卷钞票）：四千五百块。

约翰尼（对在酒吧旁坐着的闷闷不乐的特利）：嗨，特利，过来啊。

特利无可奈何地过来，约翰尼把钞票给他。

约翰尼：数一数。

特利：唉，



你知道我不喜欢数数，约翰尼。

约翰尼：对你有好处，练练你这个脑袋。

斯金斯：他那脑袋？

斯金斯开始要笑，约翰尼瞪了他一眼，制止了他。

约翰尼：闭嘴，我喜欢这孩子。（亲昵地捏着特利的嘴巴）你记得他那天晚上在圣尼克拳击场打败法莱拉的那一回吗，查理？我们赢了一大笔。那次真冲，大打出手。

特利（停止数钱，自豪地轻敲着鼻子）：一点伤也没有，（抚弄着鼻子）完好无缺。

约翰尼（笑着抚摸特利的头）：我最心爱的小表亲。

特利（窘迫地数钱）：三十六——七——呃，我数忘了。

约翰尼（宽容地）：行了——别数了，爱因斯坦。你怎么就不象我们似地学一点啊。

大麦克（善意地）：他所学的算术就是听裁判数到十。

特利（生气地要打大麦克）：你听着，麦克——

约翰尼笑着把特利拉回来。

约翰尼（感到很有趣地）：我们这孩子今晚怎么了，查理？他不象往常一样啊。

查理（就象特利不在场一样）：就是为了乔伊·多伊尔那档子事。你是知道他的。他往往把这类事情看得太重。

约翰尼（把钱从索尼、斯金斯和摩根手里拿过来，然后就象发牌一样地给他们每个人都分一份钱。这时查理还在数钱）：听我说，孩子，我的心肠很软。你去问问码头上的那些酒鬼，只要他们把胳膊往我身上一搭，我一定给他们一张五块钞票。（然后较严肃地）但是我妈妈是用一份臭看门人的抚恤金把我们十个孩子养大的。我十六岁的时候就得苦苦哀求，讨一份工作干。我辛辛苦苦爬到这种地位，总不能白干了呀。

特利（后悔不该使约翰尼激动——他一激动说起话来声音就大得吓人）：我知道，约翰尼，我知道……

约翰尼：我把这个区拿过来也费了点劲儿。有些相当厉害的家伙和我作梗。他们给我留下了这个（突然把下颌抬起来，露出脖子上的一条难看的伤疤）——好让我记住他们。

查理（崇敬地）：当他站起来追赶他们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个死人在

追他们呢。

约翰尼（对特利）：我知道你为什么事心里不好受，孩子。但是我这个区里有两千名交费会员——这就是一年七万两千块合法的收入，而且当他们每人每天再给我一两块钱保证他们经常有活干时——你算算有多少钱吧。这只是开头。我们这些码头是世界上最肥的港口上最肥的码头。一切东西只要上下这些码头，我们都抽头。

查理：只要是我们该拿的，我们干吗不拿呢？

约翰尼（点点头）：我们并不去抢那些要饭的几个小钱。我们只是从我们这五六个码头上一年抽五六百万块的头——和进出这港口的买卖相比，只是沧海一粟。但是这一粟还挺甜，对吗，查理？

查理（明智地）：还可以。

约翰尼：因此，孩子，你认为我们就能让那乳臭未干的多伊尔浑蛋到犯罪调查委员会去告密，把我流血流汗才弄到手的买卖给毁了吗？你说呢？

特利难堪地默不作声。约翰尼提高嗓门问：你说呢？

特利：嗯，不，约翰尼，我只是想应该事先告诉我……

查理（把钱还给约翰尼）：我数的是二千六百二十三块。你少给了五十块，斯金斯。

约翰尼（满面怒容地转向斯金斯）：给我。

斯金斯（害怕地）：我——我一定是数错了，头儿，我——

约翰尼：给我。

他伸过手去，把斯金斯各个口袋里的钱全掏出来。

约翰尼：你不是从格林波因特来的吗？你就回那里去吧，你甭在这里干了。

他随手把钞票给了特利，脸上还带着微笑：给你，孩子，这五十块，去痛痛快快地喝一顿吧。

特利（仍然良心不安）：不，谢谢，约翰尼，我不要，我——

约翰尼（粗鲁地）：拿着——你约翰尼大叔给你的小小礼物。（把钞票硬塞进特利外衣口袋里，然后转向大麦克）啊，麦克，明天你安排临时工的活路时，把特利安排在仓库里。每天第一个。（对特利）轻松活。登完记，就可以在咖啡口袋上歇着了。好吧？

特利（皱着眉头）：谢谢，约翰尼……

查理（警告性地）：你有这么一个真正的朋友，孩子，可别忘了啊。